

这是流淌着血和泪的阿富汗
这是浸着死亡和孤独的记忆

穿越炮火的**眼睛**

新华社记者阿富汗历险记

刘洪 /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穿越炮火的眼睛

——新华社记者阿富汗历险记

刘 洪 著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越炮火的眼睛:/刘洪著.一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5

ISBN 7-80005-744-5

I . 穿… II . 刘… III . 新闻采访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 25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7626 号

穿越炮火的眼睛

作 者:刘 洪

责任编辑:刘汉太

装帧设计:谭雄军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100037)

电 话:(010)68994118

传 真:(010)68995974

网 址:www.newworld-press.com

www.nwp.com.cn

电子邮件:nwpcn@public.bta.net.cn

印 刷:北京振华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60 千字

印 张:12

印 数:1-10000 册

版 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005-744-5/G·328

定 价:24.80 元

新世界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在恐怖中穿行

迟到的联合国飞机,救了我们一命………	(3)
防弹衣,一种心理安慰而已……………	(5)
没有安全感的城市 ………………	(7)
在枪口下逃命……………	(11)
未被“马踏如泥”的幸运……………	(13)
地为床,防弹衣作枕 ………………	(15)
一箱纯净水,险些被疑为恐怖炸弹 ……	(16)

第二章 战火中的“无冕之王”

风浪中的“海燕”……………	(21)
跨越火线的危险行当……………	(23)
和死神接吻……………	(26)
并不是每个记者都幸运……………	(31)
越开越长的“死亡名单”……………	(36)

第三章 真枪实弹的“新闻战”

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密集的卫星电话	(41)
日本记者比中国记者多几十倍.....	(42)
花钱如流水的前线采访.....	(45)
真假难辨的战地新闻.....	(47)

第四章 剑不入鞘的民族

从没有过和平的人民	(53)
“以侮辱还侮辱”的复仇	(55)
白沙瓦老人告诉我一个故事	(56)
“死亡之路”边的“第 44 号”山石塚	(57)
我又嗅到了内战的硝烟味	(61)

第五章 巴卑尔花园的惆怅

一代雄主身后的寂寞	(69)
“瘸子铁木尔”的辉煌	(72)
从兴都库什山横扫印度半岛	(75)
巴卑尔已认不出昔日的城池	(80)

第六章 哈扎拉族,成吉思汗的后裔

他们自称也是“中国人”	(85)
一位中国外交官的回忆	(88)
西征:铁蹄下的尘血	(90)
让成吉思汗钦敬的阿富汗勇士	(95)

“面包篮子”只剩下40名幸存者	(97)
先人的荣耀与后裔的苦难	(100)

第七章 潘杰希尔雄狮

走上神坛的马苏德	(105)
未完工的墓地	(107)
一个英雄的最后时刻	(108)
美国人杀了马苏德?	(113)
老人为我拭去像片上的尘埃	(116)
战痕累累的谷地	(118)
五狮河水,照见中国人的影子	(120)

第八章 又一次“豪赌”开局

第一回玩家:沙俄——大英帝国	(125)
苏联——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叼羊”		
竞赛	(129)
哪个阿富汗领导人最得人心	(130)
使馆“升旗尴尬”的巴基斯坦	(133)
“反恐战”后重新“洗牌”	(137)
地缘利益的角逐	(139)

第九章 塔利班为什么败北

机场路上的巨大弹坑	(145)
“挫折国家”的命运造就了奥马尔	(147)
反抗潜流在地下奔突	(150)

美国重兵直击塔利班	(154)
大势虽去,塔利班仍有可能死灰复燃	(159)

第十章 本·拉登的命运

他的画像,被人高挂于床头	(163)
“2500万美元”难买人头	(165)
有消息说,“拉登就在伊斯兰堡”	(169)
“慷慨赴死”的准备	(170)
在美军眼皮底下溜之乎也	(174)
一个永恒的谜团	(176)

第十一章 戴着罩袍的女性

“我们的国家像一个监狱”	(183)
罩袍掩盖了女人的眼泪	(187)
使阿富汗变色的女权王后	(189)
一夫多妻制的选择	(193)

第十二章 战争生态下的生活

四顾茫茫,不知何处是我家	(201)
驴惊惯了,弹炸枪响而不惊	(203)
飒飒天空,飘落下食物还是炸弹	(204)
“多姿多彩”,军阀的士兵多如牛毛	(207)
一个政府女公务员的一天:忙忙碌碌	(209)
街头一景:排队多	(210)
美元虽好,但“钱多为患”	(212)

第十三章 茫茫逃难路

- “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逃难,因为我
老了” (217)
- “我竟然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地方落脚” (219)
- “一个夜晚,就有数十个孩子被洪水
卷走” (221)
- “饥饿和无助,就像虱子正叮咬着我们” (223)
- “我们太小,谁知道未来叫什么” (225)
- “人道主义,同样陷入了困境” (227)
- “那一幕自焚的惨剧,令人心碎” (230)
- “回家吧,回家吧,做梦我们都在
念叨” (233)

第十四章 童稚的心为和平祈祷

- 鸟儿,你为什么不飞往喀布尔 (239)
- “假如和平可以出售,我愿为我的国家买来
和平” (240)
- “叔叔请告诉我,战争何时结束” (242)
- “我们已受尽了苦难,但伤口将开出鲜艳的
花朵” (244)

第十五章 喀布尔,玫瑰上的露珠还是泪滴

- 曾经的玫瑰之露风情不再 (259)
- “20世纪末的德累斯顿” (260)

喀布尔夜幕，“女孩长垂的鸟发”	(262)
查赫查塔巴扎的诉说	(264)
兴都库什山——“阿富汗的脊梁”	(266)
在普什图族人的婚礼上	(268)
艰辛却充满希望的生活	(269)
残破的剧院里，传来悠扬的歌声	(275)

第十六章 中国外交官重返阿富汗

飘扬十年的国旗被我收藏	(281)
中国人本身就是最好的护身符	(283)
只差几厘米，我们就踩上手雷	(285)
护馆功臣，原是“监守自盗者”	(287)
临时代办乃是“复辟”	(289)
方便面成了奢侈品	(291)
喀布尔最红的两扇大门	(293)
除夕夜，浓浓人情味	(294)

第十七章 卡尔扎伊：“全球最时髦男子”

那一瞬间，我看到他的“酷”	(299)
卡尔扎伊说他比中国人“老”	(301)
最温和最理智的人	(305)
引领“国际时装潮流”的美男子	(307)
临时政府主席的无奈	(309)

第十八章 阿富汗博物馆的箴言

一句名言值千金	(313)
---------	-------

“我只能在书上看到精美的文物了”	(313)
电影厂的冲击使我几欲晕倒	(315)
巴米扬在哭泣	(318)
塔利班最终毁掉了自己	(324)

第十九章 外国士兵的风景

英国士兵：蛮横的暴怒者	(329)
美国士兵：兀傲的警戒者	(333)
法国士兵：“羞涩”的沉默者	(335)
俄罗斯士兵：低调的微笑者	(337)
稀罕女兵：维和部队的味精	(338)
维和总部：神秘的神经中枢	(340)
命运多桀：维和任重道远	(342)

第二十章 战后重建与中国商机

凤凰车使我倍感亲切	(351)
中国插座让我蒙羞	(352)
众邻国抢占阿富汗商机	(353)
中餐馆让日本记者望穿秋水	(354)
经贸关系追溯至张骞通西域	(356)
“阿富汗三宝”及“战争财”	(359)
中国货的危机	(361)

第二十一章 别了，喀布尔

第一章

在恐怖中穿行



迟到的联合国飞机， 救了我们一命

从我们进入阿富汗的第一天起，就嗅到了死亡的硝烟味。

由于时间太过仓促，当时我们只剩下两条选择：一是乘坐联合国飞机，从伊斯兰堡直飞喀布尔；二是乘坐汽车，从巴基斯坦西北重镇白沙瓦出发，经贾拉拉巴德，然后抵达喀布尔。

联合国飞机都是小飞机，飞越绵延雪山和复杂气候，这对飞机和飞行员都是一种考验。但这还是其次，最紧要的是：阿富汗战争尚未平息，大量枪支散落民间。对于这种飞不高的小引擎飞机，只要一门火箭炮，甚至一挺机枪，就足以将它击落。

因此，联合国机票上都明确写着这样的条款：此飞机在危险地区运行，对于乘客人身、财产安全概不负责。谁要购买这种机票，就必须在上述条款下签字。轻轻一笔，似乎将自己的生命当作了赌注。

这似乎早有前车之鉴。在不久前的安哥拉，就有数架这样的联合国飞机被武装分子击落，机上所有乘客连同机组人员全部丧生、无一幸免。

另一条陆路更是“死亡之路”。此前，在白沙瓦采访时，摄影记者王毓国和我曾数度打算越境进入阿富汗采访。只在战争外围“窥视”战争，对记者，尤其是对我们专门报道阿富汗战局的记者来说，实在是一种精神折磨。

从白沙瓦到阿富汗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如果一切顺利，汽车行程只需要三至四小时；从贾拉拉巴德到喀布尔，也就三个小时路程。从地图上看，这三个城市，都相距不远。

当时就想出发，但向熟识的巴基斯坦朋友咨询后，他们的劝告却是：千万别去，这是一条“死亡之路”，劫匪众多、凶杀不断，在当时已命丧阿富汗的八名记者中，有四人就是被枪杀在贾市附近的。如果真要去，虽然不一定“有去无回”，但至少也是“凶险参半”。

朋友的分析头头是道，加之当时又未得到总社同意，如果擅自行动，纯属“目无组织纪律”。思虑再三，我们二人最后只好怏怏地放弃了这个计划。

2001年12月17日，在我们的反复申请下，总社终于同意我们立即进入阿富汗。箭在弦上，已不得不发。我们马上跟联合国方面联系，要求购买赴阿富汗的机票。与“死亡之路”相比，联合国飞机毕竟要安全得多，至少到那时为止：虽然有联合国人员被炸弹炸伤过，但还没有联合国飞机坠毁过。

但联系之后，联合国方面的回答却是：我们的飞机有限，你们说的太晚了，可能已没有票了。

意外的答复逼迫我们制定意外的计划：尽一切可能争取联合国飞机机票，同时联系去喀布尔的汽车。

中国外交官即将进入喀布尔，卡尔扎伊也将接管阿富汗政权，作为一个记者，漏过这样的新闻，对单位，将是一种失职的损失；而对记者个人，也将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将此机会错失！

正在着急之时，得到一个好消息：在白沙瓦及阿东部地区的部族长老，将组队前往喀布尔，参加22日举行的阿政权交接仪式。他们人数众多，且有军队保护，跟他们在一起，想必不会有太大危险。经过反复联系，终于得到车队允许：到时，只要你们的车加入我们车队就可以了。

真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在我们忙碌于陆路准备时，联合国方面忽然告之，他们当天增开了一班飞机，我们

可以乘坐飞机前往喀布尔。顿时，我们的心为之兴奋起来。

12月19日，恰是晴空，天高云淡。我们在忐忑和激动中登上了联合国飞机。同机的还有八年后返回阿富汗的首批中国外交官。一个半小时的行程还算顺利，虽然当飞机飞越雪山上空时，感觉小飞机犹如一只断线的风筝在寒风中跌宕飘飞，然而我们总算平安抵达了阿富汗……

幸亏我们没有乘坐汽车。抵达喀布尔后得知，就是这一队从阿东部地区出发前往拜见卡尔扎伊的人马，途中遭到美国海军陆战队战机的袭击，数十名部族长老丧生。倘我们当时也在队列之中，恐怕早就烟飞灰灭了！

得知这个消息，我当时唯一的感觉是：谢谢上天，谢谢联合国飞机，是它救了我们一命！

防弹衣，一种心理安慰而已

身处阿富汗，危险似乎距离很远，但也时时觉得近在眼前。记者要采访的地方，往往是最拥挤的地方，警卫黑洞洞的枪口就抵在你背上、脸旁，冷冰冰的感觉一直凉到心里。

在去年12月22日喀布尔权力交接现场，我就目睹了枪械如林的凶险。不大的院子里，警察、军队到处皆是，全手握步枪、机枪，一些士兵还背有火箭炮。机枪子弹裸露在外，一圈一圈，金黄色的，颇让人心生恐怖。

和同行聊天，有人开玩笑说，有点恐怖不可怕，现在特害怕这些士兵手里的枪，这么多，难保不发生走火，在这么拥挤的环境，只要有一支枪支走火，肯定就会有一批人中弹倒下。

许多北方联盟的士兵，都扎苏联式皮带。问他们哪儿弄来的，回答是抗击苏军时，从死者尸体上扒下来的。

虽然每一个士兵和我们都是笑脸相向，但想想当时战争的恐怖场景，还是不由地倒吸一口凉气。

抬头望上看，四处制高点上，都布有士兵，或站或趴，机枪架设在前面，枪口指向人群，真有“腹背受敌”之感。

来阿富汗时是带了防弹衣的，但防弹衣是军队的迷彩服，套在身上既憋气又不堪重负，所以还是不穿为妙。而且到了喀布尔还发现，我们带的轻便防弹衣原来是只防手枪子弹，不防冲锋枪或步枪子弹的。环顾喀布尔，持手枪的军人少有，配冲锋枪、机枪、甚至火箭炮的军人却触目皆是。

所以，我们的防弹衣，也只能是一种心理安慰而已。

刚抵达的几天，没听见任何枪炮声，以为这个城市已很安全。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才知道事情远不是如此。每天，尤其是夜晚，喀布尔都有盗车和抢劫事件发生，死人伤人是常有的事。

注意到了这一点，就时常可以听到夜半传来的枪声：没有清脆的感觉，有的只是沉闷。声声沉闷，我心亦沉闷。

一次去喀布尔电视台采访，见到几个记者正扛着摄像机匆匆出门，一问才知道刚打死一个罪犯。

和一位日本《产经新闻》的记者聊天。说起喀布尔的治安，他也心有余悸。他说，就在几天前，他刚刚采访了一对阿富汗夫妇。妇女能接受采访，这说明她是一个受过教育颇为开明的女性。但就在采访后的四五天，他得知，这位女性的丈夫在外出时遭到了抢劫，凶手夺走了很少的钱后，竟开枪将他打死了。

一个本来完美的家庭由此陷入巨大的悲痛中。按照阿富汗的传统，这位女性从此将只能和孩子在一起，终老一生。

人总有一死，如同西方格言所说的：生命从诞生之日起，便朝死亡走去。但不管哲学家怎样解释死亡是一种解脱，对活

在大千世界中的芸芸众生来说，死仍旧是一种烦恼，正常生活的人是不会主动要求结束自己的生命的。

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就说：“生命是一去不复返的！眼前保得了的切莫要放手；一放手，你就永远找不回来。死使你变成了空人，就像那些树木落掉叶子后的空枝一样；终于愈来愈空，连你自己也凋谢了，也落了下来。”

一生坎坷的苏联作家米·左琴科在《一本浅蓝色的书》中这样写道：“当我们告别这个世界时，我们这颗备受折磨的心会颤抖起来，发出叹息，乞求活下去，甚至会低首下气地说，它对这个世界还没有看够，还想再看它一看。”

由于时时有危险，所以每次外出，尤其是夜晚出去采访，我们都格外小心。在那种环境下，保护自己成为了一种职责。

没有安全感的城市

治安的恶化，主要是武器泛滥的结果。用“全民皆兵”来形容阿富汗人，一点也不过分。俄罗斯《晨报》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在塔利班执政时期，喀布尔和各省城没有几个不携带武器的男子。所有城市的军火市场生意兴隆，手枪、冲锋枪、机关枪、手榴弹琳琅满目。”

塔利班垮台后，情况依然如此。美国大使馆附近就有一个军火销售点，生意异常火爆。店主拉希姆对与使馆相邻毫不在意。他说，现在获利最大的是购买武器散件，组装后出售。例如，他用 50 美元就能买到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全部散件，组装后能卖 300 美元。

美英军人控制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附近也有一个大军火市场。空军基地内，美英大军严密巡逻，军犬来回走动，任何人